她不会说话。

　　第一次见到到她，就是因为她太安静。

　　全部人都在那儿闹，就她一个，静静地坐在那里。她很安静地，本分地坐着，全程不发一言。偶尔喝喝酒或者白开水。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没见她说过。

　　他则是不爱这种氛围，所以不太说话。当别人上来寒暄，他还是会回答一两句。但他看其他人去同她搭话，她都只是笑着看看那个人，摇摇头，摆摆手。

　　他不知不觉，整个酒宴就只是在看她了。他不觉得奇怪，因为这个酒局太无聊，也就她能引起他的注意。

　　所以他就一直那么光明正大的看着她。

　　直到她的视线直看向他。她应该是发觉了他的注视。毕竟他的注视那么不加掩饰，直愣愣的，太过明显。

　　她朝他微微笑了笑。接着，她的手动了起来，做了几个手势。看着，像是手语。

　　可惜他却是看不懂的。什么意思？他微微眯起眼睛。

　　她见他这个反应，似是明白了他看不懂。她的手压低，微微摆了摆，表示：没关系，不重要。

　　不久之后，她就离开了这个酒腥气冲天的纸醉金迷之地。

　　他的视线随着她的身影移动。直到她彻底消失在他视线所及的范围，他便收回了视线。

　　于是视线转而落在放在桌上的手上所握着的酒杯。

　　酒杯里剩了不少的酒。酒红色还好，没有大红色那么闪眼。

　　他并没有打算把这杯酒喝下去。已经过了很久没喝，现在再喝下去也没什么滋味。

　　如果从一开始你就不想，或者不喜欢一个东西，你会拖延着，能拖多久是多久，不去碰那个已经在你手上的东西。

　　你厌恶掌心所握之物。那是别人硬塞到你手上的，不是你本意所想之事。

　　偏偏所想之事，便是水中月，尔或用手捞起的一把水，怎么抓也抓不住，终会在指缝间俏而调皮地往外流去。

　　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眼前。这不过是刚刚眼睛留下来的记忆，不过是其中一幕眼睛所见的画面。

　　不过，千千万万的画面中，唯有这一幕，通过眼睛的记忆深深地印到脑海里。

　　他不太在意这种心里活动，不过是脑子过多运动而制造的产物。

　　不过他明明没有喝酒，血液循环照理来说没有加速，那么脑子不会转动的那么快。而且，不只脑子。他的心，也在高速而重重跳动着。

　　他撑着头放空思绪，一会儿后起身，离席。

　　2

　　下一次见到她，是在街角一间不起眼的咖啡店。

　　她依然是静静的坐着，看着书。手旁边放着一杯奶白色的饮料。

　　他通过大透明的窗口看见她。她被阳光正面映照着，丝毫不受影响，专心致志地看着书。坐着的身姿挺直而认真，加上一身优雅的气质，显得她不像人。不沾一丝人间烟火气，似是天上不小心降落凡间的仙子一般。看着她，便能感觉，什么叫极致的寂静。她周边的空气也很安静。

　　（这样的她，让人感到特别舒服，特别安宁。）

　　他走进那间咖啡店。他一直看着她，向上一次在酒局见面时一样，不加掩饰地看着她。她没有注意到他的视线。即使是他推开门时，引发出清脆响亮的风铃声。

　　店里的人：或是客人或是店员，都看了过来。他从来都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人：森冷清俊的容貌，高大挺拔而修长的身材，散发一身清冷无情的气质。他这样的人，总是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店里所有人都看向他了，唯有她没有。她仍然专心地读着书，完全没有察觉身边氛围的变化。

　　他松开门把，门便关上，继而又发出更响亮的清脆风铃声。他站在门口处，看着她，看她会有什么反应。

　　她就是坐在那里，专心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走过去，坐到她面前。她仍然没有反应。

　　他敲了敲桌面。她抬起头来，撑着下颚处的手转而撑住下巴。她看着他。

　　不，不能说是看着他。比较贴切的说法，是看着前方的人。看着前方弄出静动而惊扰她的人。

　　她看着他，愣了愣，微微一笑。见他看着自己，她放下手中的书，合上放到一旁。指尖透漏着优雅的美感。她拿过一旁的随身笔记本，撕下一张笔记本纸。接着，她拿起夹在笔记本上的笔，“沙沙”地在白纸上写东西。她的手很美，白皙而修长的手，握着笔，认真地在纸上写字。

　　不一会儿，一张纸递到他面前。她将那张纸推到他眼前。

　　他看了那张纸。“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看着她，摇摇头。她露出疑问的表情。他伸手，伸向她握着笔的手，覆盖住她的手，空空一抓，指尖很轻很轻拂过她的手背，才拿走了她手里的笔。他全程看着她。她也看着他，眼神没有闪躲，透露出好奇，好奇他要做什么。

　　他缓缓低下头，在白纸上刷刷快速写下几个字。接着，再将白纸和笔推回去。

　　“能不能交个朋友？”

　　她眼尾微微眯起来。她抬头看他，笑着点点头。她又低头，在纸上写了字，推给他。

　　他看了，上面写着两个字，“秋日”

　　3

　　他没有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而是写了一行字。“你不能说话？”

　　“嗯。”她只写了一个字。

　　“能不能问为什么？”他有想过她会不想回答，但还是写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能说话了。是可以发出一个字的音，但那很费力，而且，很难听。那样，你也不可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吧。”

　　“那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啊。”

　　“那我说话，你写字，可以吗？”

　　“好。”

　　“我叫起源。”他开口道。

　　“我知道了。很高兴认识你。”她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么个句子，接着笑盈盈的抬头看他。

　　“我也是。”他不常笑，只是勾了嘴角一下。回应她那个笑容。

　　等他们说完，一张笔记本纸已经写满。她的字都不大，也许是笔记本纸太小。

　　“你在看什么书？”

　　“悲惨世界。”她写好，拿起搁在一旁的书。她伸手翻开那本书，他看着她的动作，一股清新气扑面泼到他脸上。

　　“你不常看这些书吧？”她拿过纸写上。

　　“是不常读。”他道，“你时常读吗？”

　　“嗯。”她之写下一个字，他看见了。她没有递给他，顿了顿，像在思考什么，一会儿又写道：“只能是一种空闲时间的消遣，我并不是很喜欢读这些书。”

　　“那为什么不找其他书来读呢？”

　　“这种书比较深奥，我会花上很多时间来读，读着读着一段时间就过了，这样的感觉，挺好。”

　　“这是你打发时间的方法啊。”

　　“嗯。”她写了这个字，就不再写了。笔尖依然停留在纸上，轻轻地勾勒出一条线。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在想什么呢？”他敲敲桌子，因为他见她再没有写字，只是不断地在纸上勾线。

　　“嗯……没有，你怎么不点些东西，不饿吗？”

　　“还不是很想吃东西。”

　　“那你为什么进来呢？”

　　“看到你在这里，所以就进来了。”

　　她握着笔，笔尖没有碰到纸上。他微微俯身，看看她低下的脸会有什么反应。

　　她马上便抬起头，他忙退回去。她“沙沙”地写下几个字。“什么原因，启发起源先生看到我之后就进来了呢？”

　　他看见“先生”二字，问：“你……怎么把我叫得那么生分？”他觉得这样的问题不妥，但依然说出口了。

　　“那起源先生喜欢怎么样的称呼呢？”

　　“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那样……很不妥吧。”

　　“为什么？”

　　“我们毕竟才刚认识，这样很没有礼貌。”

　　4

　　那一天以后，起源每次都会特地经过那家咖啡店，看看她在不在。如果她在的话，那他必定会走进去。如果她不在的话，那他会直接从店门前走过。

　　好在她天天都有来。

　　他每次进去，都会先坐在她面前的位子上，敲敲桌子引起她的注意。接着他们就会开始一人说话，而另一人沙沙的写字声回应的一段对话。

　　这一天，他们已经聊得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想起了一把不同的声音。“秋日小姐，时间不早了，该起程了。”一个人匆匆往这里走来。是个女子，身着一身西装，看样子应该是秘书或是助理。

　　她看着女子，猛点头，笑了笑。

　　“你要去哪里？”他问道。

　　她正要起身离座，“起源先生若是觉得好奇，也可以跟过来。”她站着写好一行字，把纸往他那儿推。

　　他看清了纸上的字。“好。”

　　秋日看了助理一眼，助理马上会意，道：“先生，请随我们一同来。”

　　于是起源随着秋日和她的助理一起上了车。

　　助理负责驾车，秋日坐在副驾驶座，而起源坐在后座上。

　　他们坐着车，偶有助理与秋日说话的声音，秋日则做着手语回应她。

　　起源看着窗外的风景，并没想过要插入她们的话题。毕竟，他这个位置，也不太好插入。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来到一间大学前。是一间很有名的大学，就是那种人们为了挤入门槛而使尽手段尔或焦头烂额的读书的那种有名大学。

　　车一停，秋日径自下车去。助理对起源道：“先生，我就不进去了，你跟小姐一起去吧。”

　　秋日站在车门边，等待起源下了车，才往前走。

　　起源下车，跟上她的脚步，走在她身边。只见秋日笑着，甜美的笑容被阳光映照着。

　　两人一同走入校门，无人阻拦。只有校门口大爷朝秋日打了一声招呼，慈祥地笑了笑。

　　一路上有好多学生在路上走着，没有一个不望过来。一些是看秋日的，但看向起源的人比较多。

　　有一些显然是秋日的熟人，都会跟秋日打招呼。令起源讶异的是，他们都称呼秋日为老师。

　　他以为她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以为她是带他来旁听她上的课。

　　没想到她竟然是个老师。

　　走过他们身边的人们频频回望，因为两人都是容貌极为精致的俊俏人儿。

　　“你是助教？”他微微侧身偏向她，问道。

　　秋日微微一笑，摇摇头。

　　“教授吗？”

　　秋日掏出手机，翻开备忘录，打了几个字。“嗯，心理学系的。”

　　“上你们这个系的，人都多吗？”

　　“嗯。”

　　“你的课有多少人上？”

　　“嗯，加上旁听的……人还挺多。”

　　“你不能说话，怎么授课？”

　　“电脑投屏。尽量以最简单的方式让他们明白，毕竟我不能说话，也许很容易就分心了。不过，他们出来的成绩一直都很不错。”

　　“……”起源欲说什么，但是没说。

　　过了一会儿，起源问道：“你一会儿要上课吗？”

　　“嗯。你可以去我办公室休息，这堂课时间不会太久。”

　　“我能不能旁听？”

　　秋日愣了一下。才打字：“你有兴趣的话，也不是不可以。跟我来吧。”秋日顿了顿，又打了几个字：“我得先回办公室拿东西。”

　　于是起源跟随着秋日的脚步，两人并肩走向一栋建筑楼。

　　他们来到办公室，秋日到办公桌上拿了电脑和教材书，两人正要离开，却被另外一个声音叫住了：“秋日老师！”

　　起源与秋日回头看去，是同系的另外一位老师。

　　“我有事，今天的课上不了，能不能帮我上了？下次请你吃饭！”这老师同秋日一样，是很年轻的老师。两人的年龄也是差不多的，平常相处的很好。

　　秋日微笑点点头，比了个ok的动作，表示：“好的。”

　　秋日掏出手机打字。“一会儿你坐在旁听生的位子上吧。”

　　起源道，“好。”

　　“我等会儿要带多一堂课，你还是要跟着吗？”

　　“嗯。”

　　“好吧。如果半途觉得无聊，可以从课室后面的门出去，不要发出声音就行。”她顿了顿，又写道：“如果不想去办公室休息，可以四处逛逛。”

　　“不会有人发现吗？”

　　“不会的，你看起来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也许因为长得太帅，会很惹眼。”

　　“如果发现了，会不会把我赶出去？”

　　“以你这种容貌，似乎不会有可能。他们不会愿意把你送出去的。”

　　起源抿着嘴，“哼”地笑了一声，嘴唇弯起。“多谢你的夸奖。”

　　“不谢。”秋日打好二字，将手机举在自己肩膀处，朝他弯眉，勾唇，甜甜的笑。

　　起源保持着嘴唇弯起的弧度，眉毛下垂，眼睛微微眯起的温柔的神情，心跳悄悄地有力而快起来地跳动着。这一心理活动，他马上就意识到了。

　　两人来到课室厅，秋日走到讲课台上，而起源则走到旁听生区域的没什么人的最前排座位上坐下。

　　有小小的轰动，一阵私语声渐渐地集体引起。

　　秋日敲了敲桌台，笑着看向各位同学。

　　学生们立刻都静下来了。

　　她授课的方式是以提前录好的录音上的。自然不是她的声音，而是找别人录好的语音。这是后话了，起源问起她的时候她这么回答他。

　　录制好的声音是很让人舒适的声音，是会令人想要听下去的声音。

　　5

　　起源整节课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光看着她，课就这么上完了。学生们散完去了，起源走下阶梯，向讲台走去。

　　“听得懂吗？”秋日笑着问道。

　　“你应该也知道我在干什么。”起源微微歪头，俯身微微靠近她。

　　秋日没有发觉他的靠近，因为她已经低下头去看电脑：“你是真的听不懂，还是根本没有听？”

　　“我想你很清楚。”刚刚明明都扫来好几眼。起源道，一手撑在讲桌上，靠着桌子。“你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秋日不再看电脑，抬头看着他说道：“过了二十分钟还有一堂课，你要不先去走走？”

　　“你要去吗？”起源看着她的眼睛。

　　秋日亦不闪躲，“不，只是问问你。待在这里一个字也没听进去的话，不会闷得慌吗？”

　　“没有。”起源转过头，看向大屏幕。不一会儿，陆陆续续就有学生进来了，起源便重新走上阶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么个清俊挺拔的人，自然是有人使尽浑身解数靠上去的。一个女生坐到他身旁，问道：“同学，你带教材了吗？我可以借你。”

　　“专心听课。”起源漠不上心地应了一句，都没发觉和他说话的是男是女。他看着秋日，她静静的站在那里，适时调整着电脑呈现的幻灯片。她没有朝这里看来一眼。奇怪，刚刚明明都会不经意间扫向这里的。

又是过完了一堂课的时间，待学生们散完去后，起源缓缓走下阶梯。

起源直接来到秋日面前，看着她收拾着东西，“我帮你拿吧。”

秋日也不推拒，朝他眯眼一笑，表示感谢。接着，拿起教材，把装着电脑的背包往他的方向推。

起源轻松的拿起背包，两人往外走去。

秋日掏出手机，打了几个字：“先回办公室放东西，再去逛一逛吧。你饿了吗？”

“嗯。”起源看了后，回答道。“可以先去逛一逛。”

“好。”秋日顺势比了一个ok的手势。

两人来到秋日的办公室，放好东西，秋日喝了水，到柜子里翻出一支纯净水，递给起源。

起源接过来，拧开，灌了几口，水已经没了一大半。“走吧。”起源道。

两人正要走，办公室的门被敲开。

有人叫道：“老师！”

　　秋日往声源方向看去。是几个学生。秋日朝他们微微一笑，朝外走去。学生们看着秋日身后的起源，笑着问：“老师，这是谁呀~”

　　“老师终于有男朋友了啊！”

“老师，你男朋友长得好帅哦！”

秋日好笑地皱了皱眉头，双手摆动着，表示否认。

起源看着急急摆动双手否认的秋日，眯着眼笑了笑，也不否认。

“不是吗？”学生们齐声道，有的失望，有的则压抑着庆幸的高兴。

秋日持续摇头，肯定了这个否认。

学生们请教了几个问题就散开了，两人才得以离开。却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抱歉，”秋日刚打下这两个字，起源就道：“你道歉干什么？”

“拖了点时间，而且不短。”秋日挑双眉，歪头，一脸疑问的样子。

“不是错，而且，不关你的事。”起源双手背在身后，朝她靠近了一点。因为两人之间的距离算是很近了，所以起源只靠近了一点。

秋日自然是没发觉，“那你要先去吃些东西吗？”

“不急，先带我逛一逛吧。”

对话到这里，两人早已走出楼了，秋日领着起源到花园去，两人默默无言地并肩走着，也不尴尬，气氛温暖，空气中莫名地飘着一股淡淡的馨香。

或许是阳光与周围的花园所存托而来的氛围，此时的二人，却都是从未想过这样舒服的原因是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初次心动的悸动，二人不约而同地无意追究。

心悸·车

秋日正在房里洗澡。刚拿起浴巾，浴室门便被人打开。

门是急促地打开的，能感觉到开门的人很是急不可耐，本是不发出噪音的门都被整出了不小的声响。

秋日下意识赶紧用毛巾裹住身子，往浴室的角落退。

是起源。秋日不自觉，心下松了一口气。

起源什么也没说，上前来将她堵在角落。也怪她疏忽，并没想到角落最是难逃，只是下意识地想要离危险来源的地方远一点。

她看着他。他的确很急，因为他的眼里满是急不可耐的欲，和情。

“怎么了？”她问道，抓紧了胸前的浴巾，有些警惕与不安。这样的他，很危险。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蛮横的扣住她的下巴，吻上去。

这个吻无疑是剧烈的；舌尖直接深入勾住她的舌，令她无法挣脱他的吻，狠狠地咬住了她的下唇。强硬地吸吮着，轻咬她的舌。

慢慢地渐渐有所缓释，他舔着她的舌，温柔地舔抚，似在安抚。然而下一秒的动作却突然凶狠，退出去一点，恶狠狠地咬住她的下唇，将她的唇咬出了血。她皱了皱眉，睁开眼睛看他。

他也没有闭眼，两人的视线便这么相交。她的眼睛落入了他的眼睛里，被包裹在里面，深深陷落，无可后退。他看着她的眼神，已没有方才那般急促，冷了下来，然而吻着她的唇依然凶狠，吮吸着她唇处的血。

过后，他退了出来，顺着吻下去，下巴，雪白的颈项。他的亲吻如激流一般汹涌波涛，急而快。

他含住她的颈项的部位，落下一个炙热的吻。依然是那么急，相较刚刚吻上她的唇时，已温柔了许多。轻轻地，慢慢地，在她颈边落下一个又一个温柔缠软的吻。他的唇如此滚烫，她无法挣脱，硬生生地感受着他在颈部落下的滚热。

她欲要躲开。太过滚烫，太过浓烈，她无力承受。他咬在她的锁骨处，用力的。

毛巾落到地上。他抱紧她，将她紧紧地抱着。二人的身子紧紧贴合，严丝合缝。

他将她压在墙上，一手搂着她的腰。一阵抚弄调情。她眼前一片模糊，莹泪而落。这阵挑逗挑起她的情欲。生理反应使她对他的动作感到兴奋与高涨。

她不喜欢这种感受。非常难受，但生理反应使身体非常需要这种活动，并对这种调弄起了热情的反应。

他调弄了她一番，搂着她的腰，支撑着她的身子，进入了她。

痛——她硬是忍着，咬着唇，手紧紧抓着墙面，泪不断落下。

他咬着她的耳垂，轻轻地道：“别怕，”

“一会儿就好。”

他深深进入——她更用力地咬紧唇。

然而下唇早已被他咬破，她再咬同一个位子，自然是更痛了。

然而他又狠狠地撞进来，她身子一软，脚下一虚，要跌下去。他扶住她的手非常有力，支撑着她，却也让她不得逃脱。她压了压眉，手虚虚搭在他的肩膀上。

“宝贝别怕，再忍一忍，”他越是大力地冲击着，她也顾不得唇上的痛——紧紧咬着。

一会儿后，他停下来，似是满足了。

她正要松下一口气，然而他又撞了进来——猝不及防地。

“手，抱住我的颈。”他动作着，吻着她的颈窝。她大力喘着气，双手环住他的脖子。那是唯一的承点，以免她跌了下去。

他接着，在过了一会儿才又停下。

“很累了吗？”

她无力说话，也无力点头，手紧紧环住他的脖子，靠在他身上。

“我们去休息吧。”他将她横抱起，轻轻放到浴缸里。刚刚的水一直开着，浴缸早已满了，水泻得到处都是。他关掉水，轻轻踏入浴缸里。坐下，一手绕过她的腰肢，将她整个人抱入怀中。

他看着怀里晕过去了的人，心中不免有些内疚。并不关她的事，却都发泄在她身上了。

视线掠过她颈侧至锁骨处密密麻麻的红色痕迹，满意的笑了笑。

是好久没见，那又怎么样，她终究是他的，只能是他的。他不会让她成为别人的人，即使是她真的有了别人……那他也会想尽办法抢过来的。

而且……她依然是爱着他的。

是吧？他在心里问着，唇摩擦着她的耳垂。她躺在他怀里，脸上泛红色，嘴唇却白得不得了。静静的，胸处微微起伏着。

浸了几分钟，他将她扶着，将她全身抹洗，抱起来，用浴巾帮她擦干身子，再用浴衣将她整个身子裹起来。

将她抱起来到外边，拿上吹风筒，坐到床边，将她放坐到大腿间，扶着她的身子。插上电源，替她将头发烘干。

手法温柔地，一点一点地绕起她的发丝，一点一点地烘干。

烘干以后，起源意犹未尽地缠着秋日的发丝玩。她的发，很软。听说头发软的人，心都很软。

她的确很心软，以至于能够包容他。

他知道，他都知道。他明白，所有关于她的事情。在她离开的时候，他都明白了。

是他不理解。她一直是深爱他的，他知道。

他曾以为她在欺骗他。

“对不起。”

他明白她的深爱，原来是如山上的清溪泉流，细润无声。需人去细察，细听，方能知晓她的这份爱，原来那么深沉。

万丈深渊，也未有她那般深沉。她太安静，他从未曾能知晓。

身为爱人，对她不够了解，是他的错。

对他的不理解，她依然能够包容，依然能够耐心地解释。在他回来以后，她也依然接受他。

“对不起。”他垂眼，头搁在她的肩膀处，双手收紧，紧紧抱住她。他的颈贴合着她的颈窝，这样的位子，他的下巴正好触到她的锁骨。他从侧边看着她的脸。她双眼闭着，像是已沉眠。脸色苍白，很是虚弱。脸上划过的泪痕已经干涸，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他的心隐隐作痛。

对不起，我只是太害怕你再次离开我。

悄无声息的。

他受不了。他受不了这样。

我只是闹个脾气……你别当真啊。

你怎么可以当真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

秋日睡得很沉。她知道自己没有发噩梦，什么也没有，睡得很好。只是明明知道是早上了，却依然困得睁不开眼睛。平时强迫自己的那套也用不上了，无论怎么，都醒不来。

手脚无力。她勉力伸手，卷缩手指，用尽力气，翻了个身。然而仍困于半梦半醒之间。

开始做梦了。似做着什么令她难受的梦，因为她觉得自己快要窒息，然而却又好像醒了，没有梦魇的困扰，很是轻松。

这样的感觉双相交织，将她带着在这两个极端之中来回。似有参杂，不痛苦，却难受至极。

起源看着怀里一直有着细微动作的秋日，搂着她的手紧了些，将她完整地带到他怀里，将她好好的，完完全全搂在怀里。

然而细微的动作并没有停下，因为在他怀里，更能感觉到她的动作了。

“秋日。”他拍拍她。

她没有醒来，依然是不安分地挪动这手臂，五指卷缩又伸开，眉头紧紧皱着。

“秋日，秋日，”起源坐起身，有些紧张。“起来！”

他稍微用力，用刚刚好的力度摇她。

然而她不醒。能看得出她似乎努力有所动作，却就是动不了。

“秋日！”起源提高了音量，稍微用力拍她的背。

“咳……咳咳……”有谁拍着她。禁不住咳出声来，不自觉开始大口喘息。

接着便听到了起源的声音，“哪里不舒服？”

秋日睁开眼，看见熟悉的房间，和人。听见他的声音，才完全安心下来。那种不安的，濒死的，无法呼吸的感觉尽数退去，像是被人从深水里救上来一般，窒息以后，一时间接触到空气，空气尽数一下子往口和嘴巴通向肺部。这样的刺激一时间无法接受，肺部的痛直涌上来。

好在是醒了。秋日大口喘着气，隐约听见起源的声音。却不清楚他说什么。但能听出，他的语气很急促。

“咳……咳咳……”这种疼痛使她剧烈咳嗽，胸口大大地起伏。似乎又有那种窒息感……“起……起源……”她伸手去，要抓住他，却抓了个空。不要——那种感觉又浮现，她又要晕过去了。

“啪”一声不轻不重的响声，白色的玫瑰被像是什么击中，贴合成花的花瓣碎成无数碎瓣，零零撒落。碎花瓣上还凝着小小的露珠，在大力的冲击下从碎花瓣上洒落，落入空气里，澌灭无闻。

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怀抱。那个怀抱勒紧了她，使她又有些喘不过气。怀抱很温暖，是她熟悉的味道——是他，起源。

她平复了呼吸，清醒过来，拍拍他。“起源，”

“嗯。”他紧紧抱着她。

“我没……事，”秋日道，“你松一点儿。”

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的，慢慢地才松开她一点点。

一阵静默，二人都不说话。“现在多少点了？”秋日问道，“我该走了。”

“不要。”他将她圈在怀里，以适中的力度。

她拍拍他，乖乖地躺在他怀里没动。

“对不起。”他喃喃地道，脸深深埋在她颈窝里。

“没关系。”